

谈《布朗神父的清白》中译本句子语义重建

黄景全

(广州商学院外国语学院,广东广州 511363)

[摘要] 本文以语义学理论为依据,通过对比《布朗神父的清白》李广成、马建玲两个中译本中的句子翻译,深入分析句子语义重建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句子语义的完整性不仅依赖于词汇等语言结构,更与语境密切相关,因此译者在重建句子语义时,常因对关键词理解的偏差、忽略语境等因素导致译文的句子语义偏离原文,从而影响原义的准确传达。句子语义重建对译文质量至关重要,译者须精准把握原文词汇、句子结构等语言要素及语境环境才能准确重建句子语义,帮助译文读者理解作者意图。

[关键词] 语义学;句子语义重建;侦探小说

[作者简介] 黄景全(1979—),男,广东河源人,广州商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翻译学。

[DOI] <https://doi.org/10.62662/kxwxz0205017>

[中图分类号] H059

[本刊网址] www.oacj.net

[投稿邮箱] jkw1966@163.com

前言

语义学(semantics)是关于意义的研究,正如 John I. Saeed(2000)所说的那样,语义学是关于词语和句子意义的研究。简言之,语义就是作者试图通过其文本当中特定的词汇或句子来传达的意义。且 Hadumod Bussmann(2000)在其所著的《语言与语言学词典》中将句子定义为依据与特定语言相关的规则构建而成的言语单位,在内容、语法结构和语调方面相对完整且独立。结合以上语义学及句子的定义,本文将句子所包含的相对完整且独立的意义称为句子语义。值得注意的是,Leech(1981)进一步指出,句子语义的完整性除依赖语言结构以外,还与语境密切相关。其所说的语境依赖性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显得尤为重要,因此译者在重建句子的语义意义时既要考虑其语言结构及字面意义,也须关注其语境内涵。本文依据以上的理论基础,尝试比较李广成及马建玲两名译者同名译本《布朗神父的清白》(译自 G. K. Chesterton 于 1911 年所著的侦探小说 *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中不同的译文,通过分析对比不同译文句子的确切含义来评价译者是否成功地重建原文作者所要表达的句子语义。毫无疑问,句子语义会受到许多因素的影

响,比如构成句子的单词的意义、语境等。为了再现源文本的句子语义,所有这些因素都应予以考虑。本文着重分析源文本的句子语义转移到目标文本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是由不同的原因导致的,例如对句子中某个关键词的误解、忽略某一语境的混淆特定句子中能指所对应的所指等等。

一、译例分析

1. The little priest...had several brown paper parcels,...quite incapable of collecting...

李广成译(下文简称李译):这位小个子神父富有东部地区的憨厚的气质;他的面孔显得又圆又笨,好像诺福克的汤圆;他的眼睛像北海一样空虚。他带着几只牛皮纸包,携带很不方便。

马建玲译(下文简称马译):这名小个子神父看起来就像个东正教的傻瓜。一张又圆又呆的脸,宛若诺福克的面团,灰色的眼睛则空洞得像北海。他带着好几个连自己都拿不过来的牛皮纸包裹。

作者切斯特顿笔下的故事主人公布朗神父身材矮小、体型圆胖,且外表看起来木讷,看上去是一个几乎无法照顾好自己的人物。原文划线部分旨在描述布朗神父看似缺乏能力,甚至连几个牛皮纸

包裹也无法拿好。而李将划线部分改述为“(这些纸包裹)携带很不方便”。根据 John I. Saeed (2000)的题元角色理论,划线部分的主语已经从源文本中的施事(行为的发起者)布朗神父,变成了受事(动作承受者)的那些包裹。主语通常是说话者想要谈论的对象,在翻译过程中不宜被改变。且这些包裹只是对矮小笨拙的布朗神父来说不方便携带,但对于其他人而言不成问题。因此,李此处的翻译未能成功重建切斯特顿原文的语义意义。此处的马译却相当不错,既没有改变题元角色,也成功保留并传达了原作者的意图,在译文中很好地重建了句子语义。

2. It was he..., by the...trick of photographing his message infinitesimally small upon the slides of a microscope.

李译:他还与一位年轻女士经常通信,他将自己的意思写成极小的字,照在软片上,可用放大镜读。

马译:弗兰博还把信息拍摄得极小,然后印制到显微镜的载片上,正是通过这种绝妙的伎俩,他同一个年轻女士保持着某种难以解释的密切书信联系。不过这些信件都已经被截获了。

在源文本中,划线部分包含一个“动词+宾补”结构,意为“拍摄信息使其变小”。据此,“信息”本身无需是小的,而是被拍摄成了一个缩小的版本。然而,李的译文中划线部分回译过来是“the message was written infinitesimally small by himself and then photographed and printed onto slides, which can be read through magnifier(信息他自己以极小的尺寸书写的,然后被拍摄并印制在载玻片上,可通过放大镜阅读)”,无疑曲解了原意。而马的译文中划线部分回译过来是“the message was photographed into infinitesimally small version and then printed upon the slides of microscope(信息被拍摄成极小的版本,然后印制在显微镜的载玻片上)”,基本上重建了原文的句子语义。

3. About the people on the boat...picked up at Harwich or on the journey limited themselves with certainty to six.

李译:至于那艘轮船上的人,他已细细查看过。火车上的人,包括从哈里奇上车的只有六个。

马译:瓦伦丁已经确定船上的那批乘客中没有自己要找的人。从哈维奇港及途中上车的无疑只有六人。

原文划线部分意为“在哈维奇港或旅途中上车的人(加起来)肯定不超过六个”。但李的译文为“火车上只有六个人,包括在哈里奇上车的人”,句子语义与原文有较大偏差。从上文可以得知船上已经有一些人并且后来上了火车,他们是警探瓦伦丁已经确认过的,不可能是他要找的罪犯弗兰博,他要继续观察的是后来上车的六个人。因此,马的译文“从哈维奇港及途中上车的无疑只有六人”在译文的语言系统中成功地重建了原文的句子语义。

4. But to whomever he talked, Valentin kept his eyes...six feet...Flambeau...four inches above it.

李译:神父和某人说话时,瓦伦丁总睁大眼睛注视着旁人,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富人还是穷人,只要高于六英尺,他都深切注意,因为弗兰博是六英尺四英寸高。

马译:但无论同谁讲话,瓦伦丁的眼睛总是直盯着其他人。这个大侦探密切留意着每个高过六英尺的人,不论男女、贫富,因为弗兰博的身高就是六英尺四英寸。

句子意为“但无论他和谁交谈,瓦伦丁都留意着其他人”,当中的“he”指的是瓦伦丁,也是介词短语“to whomever he talked”的逻辑主语,意为“无论他(瓦伦丁)和谁交谈”。句子语义含义为“无论瓦伦丁在和谁交谈,他都在留意着那个可能是乔装成罪犯的弗兰博的人”。但在李译中,划线部分被译为“无论布朗神父在和谁交谈”,主语的改变使句子含义发生了变化,从而导致了错译。而马译的“但无论同谁讲话”所隐含的主语为瓦化丁,与原文的意义相符,保留了原文句子的语义意义。

5. He ... his detective brain as good as the criminal's,...true.

李译:瓦伦丁认为这位罪犯的头脑和自己的相差无几,这确是事实。

马译:瓦伦丁认为自己这颗侦探的头脑并不逊色于那个罪犯的脑袋,确实是这样。

原文句子中的比较结构表明,瓦伦丁先是认可了弗兰博的聪明才智,然后才将自己的头脑与弗兰博的做了比较,即对自己的头脑也充满了信心。但

在李的译文中,比较的两者互换了位置,结果导致了句子所蕴含的意义发生了改变。根据李的译文,瓦伦丁认为罪犯的头脑可以与他自己的相提并论,这暗示着他的头脑要优于罪犯的,这里和原文的语义意义是不相符的。而马的译文“瓦伦丁认为自己这颗侦探的头脑并不逊色于那个罪犯的脑袋”则保留和重建了原文句子所蕴含的有先有后的这种对比的含义。

6. Suddenly the waiter...inarticulate with a rush of words.

李译:突然间,侍者好像变得口齿不清,口中咕哝着什么。

马译:突然,侍者口齿不清地冒出一串话来。

从这句话可以看出,那个侍者恍然大悟且非常激动,几乎无法清晰地说出话来。划线部分“with a rush of words”(一口气说了很多话)描述了侍者急切想要表达的心情。但在李的译文中,侍者“口中咕哝着什么”未能表达原文句子急切的意义。反而马的译文“冒出一串话来”能再现源文本中句子所蕴含的急切的语义含义。

7. In ... detective ... an inspector and a man in plain clothes.

“Well, sir,” began the former,...

Valentin...

“... where are you going?” asked the other, staring.

李译:不过一分半钟,就有一位警官和一位便衣警察来到大街的对面,和这位法国侦探会合了。

警官带着微笑郑重地说:“先生,有何吩咐?”

瓦伦丁……

警官凝视着瓦伦丁问道:“那你到底要去哪儿?”

马译:一分半钟后,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一个巡警和一名便衣警察加入到瓦伦丁的行列。

“那么,先生,”这个巡警傲气十足地笑着说,“什么——”

瓦伦丁……

“那您要去哪儿呢?”这个巡警目不转睛地盯着瓦伦丁,问道。

从原文的“the former(前者)”及“the other(另一个)”两词可知,先提问的是警官(李译)或巡警(马译),接下来第二个提问的是另一位便衣警察。

然而,李译和马译都错把“asked the other”(另一个人,即便衣警察)翻译为警官或巡警了。两人的错译使故事中发出第二次提问的角色发生了改变,原文句子的语义在两者的译文中皆发生了改变,直接导致译文故事的情节与原文不相符,语义意义重建失败。

8. “Yes” ... attendant, bending ... straightened himself with mild but unmistakable animation.

李译:“是的,先生。”侍者一边回答,一边低着头忙于算钱,因为瓦伦丁不言不语地多付了很多小费。侍者抬起头来,显然神情活跃了一些。

马译:“是的,先生。”正忙着弯腰找钱的侍者答道。瓦伦丁默默地塞给他一笔丰厚的小费,这么侍者立刻直起身来,兴奋之情溢于言表。

分析原文句子的语义意义可知,侍者先是弯下身子去拿瓦伦丁给的钱,然后当他发现拿到的钱里有一笔丰厚的小费后,侍者慢慢地、神情明显兴奋地直起身来。李误解了“bend”和“straighten”两词所蕴含的语义意义,将其错误翻译为“低着头”和“抬起头来”,导致译文读者无法获取原文作者所表达的含义,这种翻译改变了原句的语义。而马译中“弯腰”与“直起身来”能重建上述讨论的句子语义,但“立刻”一词却与原文“with mild(温和地)”的语义含义不尽相符。

二、结语

句子被视为传达特定内容或语义的语言单位。在将句子的语义传达至目标语句子之前,译者必须先理解原文句子的语义。然而,句子的特殊结构、句子中能指及所指具有的误导性、或晦涩难懂的句子,都会让译者在理解原文句子语义时遭遇许多障碍,从而使其在翻译中重建句子语义时困难重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句子语义的重建比词汇语义的重建更值得重视。句子语义重建的失败,轻则破坏故事的连贯性,重则能从整体上毁掉原本的故事。如译例分析中所提到,在李译的故事版本中,火车上总共只有六个人,而原文故事中,火车上远不止六人,其中大多数人是从船上转乘过来的,那六个人指的是只是后来上车的人。这一错译无疑会让李广成中译本的读者因故事前后的矛盾感到极其困惑。句子语义的重建基于对原文词汇含义、句子结构、语气轻重等准确的理解,译者应重视句子语

义的重建,以确保译文读者能窥见原作品的全貌,准确地理解原文作者的意图。

参考文献:

[1] Saeed, J. I. Seman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2] Bussmann, H. Routledge Dictionary of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2000.

[3] Leech, G. N. Semantics: The Study of Meaning (2nd ed.) [M]. London: Penguin Books, 1981.

[4] Chesterton, G. K. 布朗神父探案全集 [M]. 李广成,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8.

[5] Chesterton, G. K. 布朗神父探案集 [M]. 马建玲, 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1.

[6] Chesterton, G. K. 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 [M/OL]. <http://www.feedbooks.com/book/3713.pdf>, 2011-3-20.

On Recreation of Sentence Semantic Meaning in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of *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

HUANG Jing-qu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Guangzhou College of Commerce, Guangzhou Guangdong 511363,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mantics, and through comparing the sentence translations in the two Chinese translations of *The Innocence of Father Brown* by Li Guangcheng and Ma Jianling, it deeply analyzes the problems that arise in the process of sentence semantic recreation. Due to the fact that the completeness of sentence semantics not only depends on language structures such as vocabulary, but is also closely related to context, translators often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sentence semantics when recreating sentence semantics due to deviations in understanding keywords, ignoring context, and other factors, thereby affecting the accurate conveyance of the original meaning. The reconstruction of sentence semantics is crucial for the quality of the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must accurately grasp the language elements such as original vocabulary and sentence structure, as well as the contextual environment, in order to accurately reconstruct sentence semantics and help the translated readers understand the author's intention.

Key words: semantics; recreation of sentence semantic meaning; detective novels